

宋元通鑑

第四十七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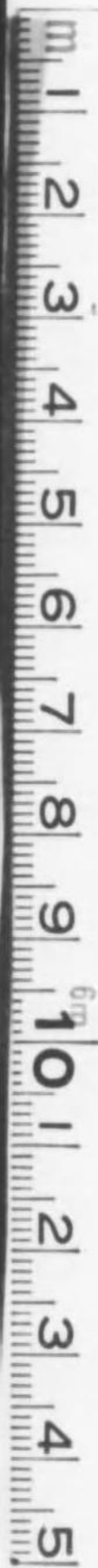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1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79  
276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四 起癸巳至乙未 凡三年

順帝六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以中書添設右丞哈麻實授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主前營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

政府仇殺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系  
一  
禿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平章。辛未，以脫脫先言京畿近水地利，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庚辰，中書省臣言：近立分司農司，宜於江浙淮東等處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人，為農師教民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遣使賫往。

大興京畿水利

其地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即書填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農夫俱至田所，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二月丁未，祭先農。甲寅，中書省臣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祀右丞相脫脫，從之。詔仍立脫脫平徐勲德碑。三月己卯，命脫脫領大司農司。丁亥，命脫脫以太師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司天監。己丑，以各衙門係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地土，並付司農分司播種。命江浙行省江南行臺御史招諭方國珍。夏四月庚子，以禮部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司農分司。

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元紀 二  
已酉詔取勘徐州汝寧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  
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司農分司耕牛 元主  
如上都 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三縣正官  
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隄岸或有損  
壞即修理之 辛未江西浙江行省各引兵取道同  
復饒州蕪黃等賊聞風皆奔潰 泰州白駒場亭民  
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  
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  
士誠尋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  
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

張士誠

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  
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  
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李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  
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  
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尚  
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秦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  
云 六月丁酉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命右  
丞相脫脫兼詹事甲辰以立皇太子詔天下大赦  
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 秋七月丁  
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壬申湖廣行省叅

李齊死節

福壽

政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八月元主還大都。資政院使脫火赤以兵復江州。九月乙丑朔日食。太白再經天。是秋大旱。溪澗皆涸。冬十月庚戌。以方國珍兄弟為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州。

臨江。遂引兵復瑞州。是月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所于江西。事平願還為民者聽。十二月庚戌。京城天無雲而雷鳴。少頃有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

劉濬死節

子健復仇

妖

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磔之事聞，濟贈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哈麻進西番僧于元主，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見法。又進僧伽璘貞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貞為大元國師，各娶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壻秃魯

亂

妖

怪

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元主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大同疫，人死者大半，大都無雲而雷。郭子興引兵入滁州，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丁丑，元主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刺

貢師泰

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得糧百萬石。三月癸亥朔，日食。己巳，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中書定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職，事平授以民職，從之。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為天發殺機也。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癘死者甚衆。元主如上都，命造過街塔于盧溝橋。五月，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兵，免其差役，令討

毛胡蘆兵

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六月辛卯，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秋七月，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汾州孝義縣地震。八月，元主還大都。九月辛酉，命右丞相脫脫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冬十月戊戌，詔答失八都魯及忒不花等會軍討安豐。十一月丙寅，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啓皇太子。丁卯，脫脫領太兵至高郵，辛未，與張士誠戰于高郵城外，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是月，皇太子

怪亂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修佛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囚。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氣如火蔽天。丙申以定柱爲左丞相哈麻鎖南班並爲平章政事。丁酉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泰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

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闕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璩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闢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師所部以聽月



關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是月詔威順王寬徹普化遠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命奪其王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仍守舊鎮大都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製龍舟於內苑元主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

淫縱

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元主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綬帶鞋襪皆星文霞采各執皆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

纂琵琶笙胡琴嚮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

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得與

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黑廝為中書

平章政事許有壬為集賢大學士辛未大幹耳朶

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

而循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嬪兄嫂

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丁丑徐壽

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

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

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遣兵分戍

鄭咺

河南重地  
然亦不可  
恃宜萬分  
寬恤

河南諸路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叅議成

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

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飛渡所以剝膚

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

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

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

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為之

揮涕乃入奏元主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

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閏月壬寅以各衛軍

人屯田京畿每人日支鈔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元紀  
命司農司督其勤惰。丙辰，太白經天。命土都路饑，詔嚴酒禁。二月己未，劉福通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爲丞相。丙子，以達識帖睦迺爲中書平章政事。三月癸巳，徐壽輝兵破襄陽。辛丑，竄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旣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

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夏四月壬戌，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遷調。福建等處缺官亦依前例從之。辛未，以中書叅議成遵兼經筵官。癸酉，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相，桑哥失里爲平章政事，雪雪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于哈麻、雪雪兄弟矣。元主如上都，詔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搗、招安高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十一  
郵張士誠仍賫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孛羅不花及淮南行省等官商議給付之五月壬辰復襄陽路詔削泰不華官爵泰不華以軍事乏糧之故遂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八都魯總領其軍庚戌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時元主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我太祖自壬辰春避兵濠城有安

俞通海

徐達  
馮國用

邵端  
湯和

李善長  
常遇春

鄧愈  
耿君用

毛廣  
廖永安

陶安  
李習

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元紀  
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秋七月。元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剌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爲招舉之策耳。不聽。八月庚申。元命南陽等處義兵萬戶府。召募毛胡蘆兵萬人。進攻南陽。戊辰。元以達識帖睦邇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邇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由是謗議紛

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爲意。是月。元主還大都。九月癸未。元以紐的該爲中書平章政事。冬十月丁巳。元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甲子。命兵工二部尚書撒八兒王安童以金銀牌面給淮東宣慰使司等處義兵官員。命哈麻領大司農司。元主謂右丞相定住等曰。敬天地等祖宗重事也。近年闕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十一月壬辰。元主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爲亞獻。右丞相定住爲終獻。元答失八都魯擊宋進次

許州與劉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乙亥元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是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于太康遂圍亳州宋小明王遁安豐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拒絕惠啗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醵遂卒年四十二

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

矯詔殺大臣

復私仇君子病焉

元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詔濬大內河道以宦官墊先帖木兒董其役墊先帖木兒言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元主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答失蠻董之是歲荊州大水薊州雨血湖廣雨黑雪陝西有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墊先帖木兒



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誅卽以聞于元主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邪因罷哈麻且謀併其弟辛亥御史大夫雪雪亦罷以搠思監爲御史大夫復以定住爲右丞相薊州地震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二月癸酉秃魯帖木兒辭職不允搠思監劾哈麻及其弟雪雪等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同乳姑緩其罰令之出征

自效丙辰定住及桑哥失里等復奏哈麻兄弟罪惡遂詔貶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尋杖殺之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尚封識未啓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且有易主之謀寔坐不軌之罪也是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爲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

孫搆



福壽拒命

遇害。二月庚寅，我太祖帥師取集慶路。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死于兵。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之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丁酉，元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兼知院事、節制諸軍許以便宜行事。是日，我大明兵取鎮江路。戊申，方國珍復降于元，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相盪。夏四月辛亥，元以搠

楊完

思監為中書左丞相。丙辰，元以普化為御史大夫。元主如上都。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六月甲寅，元江浙行省參政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禦張士誠。乙丑，我大明兵取廣德路。是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迺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遁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

左答納失里

魏崇福

律杰死戰

記詳

褚不華于伴哥死節

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邇乃還八月庚午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元帥甄崇福戰歿甲戌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元主還大都九月庚辰汝穎李武崔德等兵破潼關叅政述律杰戰歿戊戌李武等破陝州虢州察罕帖木兒襲敗之於安邑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命藏于庫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歿之初不華與副

劉甲

私憾

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什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繫于伴哥亦歿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禦淮只此一策古人屢行

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十一月丁亥流星大如酒盃色青白尾跡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濁有聲如雷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元詔沿海州縣為賊所殘掠者免田租三年賜高年者帛陝西行臺御史李尚綱上關中形勢急論凡十有二事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辛卯元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縣添設官員操練以專守禦二月癸丑元下詔赦天下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甲戌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元豫王阿

王思誠

刺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筭餘黨皆潰散元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三月庚辰毛貴陷萊州壬午我大明兵克常州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

察罕帖木兒

其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禽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我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買奴遁丁酉毛貴陷濱州自是山東郡邑皆陷元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

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

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

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夏四月丙午。元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儻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

五十九

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元主嘉納之。乙卯。毛貴陷莒州。丙辰。元立便民六庫于京師。倒易昏鈔。元主如上都。是月。我太祖取寧國等路。初。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旣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歿。五月乙亥。元命知樞密院事不蘭奚進兵討山東。戊寅。元平章政事亦老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丙申。元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

張文貴死節

脫脫穆而

為左丞相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六月丙辰元監察御史脫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中書當遴選能將就泰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庚申大明兵取江陰州癸酉温州路樂清江中龍關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水沒數千家死者萬餘人是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

東其勢大振秋七月己卯元帖里帖木兒奏續集風憲宏綱庚辰我大明兵取徽州路是月元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乙丑元以伯嘉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余闕為淮南行省左丞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

已。大明兵取揚州。張士誠侵嘉興。屢爲揚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于元。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爲大明所擒。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以招安士誠爲達識

劉希會

帖睦爾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會等。遂不爲公論。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九月。元命紐的該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初。田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率衆寇東昌。紐的該擊却之。許有壬卒。有壬字可用。湯陰人。仕至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不知有死生利害。君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元紀  
子多之善筆劄工辭章則其餘事也。天完將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見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及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文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閏月癸卯有飛星如盃青色光燭地尾約長尺餘起自王良沒於勾陳。冬十月宋將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旣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元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分兵入守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張左右翼掩擊之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是月靜江路

山崩地陷大水。十一月辛丑元山東宣慰使董搏霄建言請令江淮等處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守禦宜廣屯田以足軍食從之。十二月庚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庚子元大尉答失八都魯卒于軍中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答失

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宋紀七  
八都魯退駐石林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  
踵敵覘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  
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  
子四川左丞孛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  
軍上元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  
事 戊戌元歐陽玄卒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徙  
瀏陽歷官湖廣行省右丞翰林學士承旨以文學名  
于時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  
行時不能用至是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  
復不允尋卒 是歲河南大饑 山東官民皆餓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六 起戊戌至己亥凡二年

順帝八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

余闕一門死節 胡伯顏

韓建一家  
死節  
李宗可等  
死節

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十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

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庚戌，大明兵取婺源州。乙丑，大風起自西北，元

益都土門萬歲碑什而碎。丙寅，田豐陷東平路。二月己巳朔，元議團結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為保障。命中書左右丞總行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毛貴陷清滄州，遂據長蘆鎮。癸酉，毛貴陷濟南路，董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往援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復命。

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為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搏霄字孟起，磁州人，早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搏霄昂霄  
死節

壬午、宋田豐復陷濟寧。丙戌、元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卽棄城走還京師、拜中書左丞相。戊子、田豐陷東昌路。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庚子、毛貴陷般陽路。辛丑、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之聲。庚戌、毛貴攻薊州、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之。乙卯、毛貴攻瀋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元廷臣或勸其主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

達國珍死

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是月、大明兵取建德路。夏四月甲申、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時元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淇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爲追者所殺。五月戊戌朔、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庚子、劉福通攻汴梁。壬寅、太白犯填星。元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等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

兵攻邵武路。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癸丑，元御史七十等劾右丞相泰不花，初泰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泰不花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泰不花乃以養銳為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泰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主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元主由是惡

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泰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泰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七十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乙卯，詔削奪泰不花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泰不花聞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泰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泰不花父子，送元京，未至皆殺之。干路。元命悟良哈台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

伯顏一門  
死節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元紀  
五  
周全節制河南諸軍時河南寇蔓延河北伯顏乃渡  
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寇遇寇知伯  
顏名士生劫之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  
與妻子俱死之寇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  
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其腹中覆墻而捨  
之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蒙古萬戶府  
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  
六若爲卦者稍長受業宋進士黃坦坦命以顏爲氏  
弱冠卽以斯文爲己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  
授翰林待制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爲學務真知力

宋黃坦

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遇害有司上其事謚文節  
是月天雨白毛山東地裂六月戊辰朔日食元拜  
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庚辰  
宋將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  
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邵烽  
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  
部將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  
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乙酉元命左丞相太平  
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行事秋七月丁酉朔元周  
全據懷慶路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



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爲其所殺。周全遂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己未，劉福通遣周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辛巳，元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九月丁酉朔，元褒封唐劉蕡爲文節昌平侯。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冬十月壬申，我大明兵取蘭溪州。壬午，元丞相搠思監罷，以紐的該爲左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

潘圭貪相

燕赤不花

王彝

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不已，元主終不聽。是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丁未，田豐陷順德路。十二月乙丑朔，日食，旣而雨雪，東方有赤虹貫于中天。癸未，宋關先生破頭。潘等陷元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畧往遼陽，遂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旣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

陳祖仁

通鑑卷一百四十六  
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

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元主嘉納之。

甲申，我太祖取婺州。時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徃征。由寧國歷徽州，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

葉儀  
戴良  
吳沉  
徐原

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太祖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

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是歲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元京重以饑疫死者枕籍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太白經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我大明兵取諸暨州陳友諒兵陷信州路二月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爲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元泰不花潰散之兵數萬鈔掠山西察罕帖木兒遣陳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宋紀九  
九  
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  
襄陽路 壬戌元詔定科舉流寓人民名額蒙古色  
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我 太祖遣使往  
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  
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  
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  
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  
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

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  
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  
遣之國珍旣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  
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  
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夏四月甲子趙均用殺宋  
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  
部自相讐敵 元主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語  
羣臣曰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修省朕初度之  
日羣臣母賀庚午右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  
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陛

通鑑卷二百三十四 元紀  
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各分正宜舉行不允壬  
申皇太子復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  
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  
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敬天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  
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  
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內  
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  
中書使內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元主曰  
爲朕缺於修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  
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

載叙太煩

五月壬寅元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  
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  
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是月大蝗山東西河南  
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  
大饑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  
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  
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  
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  
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

伯顏不花  
的斤死節

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梯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秋七月壬辰

海魯蔡誠 將廣死節 鮮于氏

取衢州

朔元出搠思監為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八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先是帖木兒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奪汴外城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元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 九月我大明兵取衢州 是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 冬十一月庚申朔元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

劉基 章溢 葉琛 朱文忠 王禕 王天錫

弔橋、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大都  
杜鵑啼。十一月癸卯，我大明兵取處州。路有薦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  
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  
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  
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  
皆用之。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時中原既亂，江  
南海漕久不通，元京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  
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  
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張士誠輸粟，方

杜鵑啼 蜂 蝶 競 出 亦 可 刪

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迺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  
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  
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  
至京師。十二月，蜂蝶競出。元竒皇后與太子嘗  
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  
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父左右，  
令御史劾父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  
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  
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  
數於元主之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

亂

以成遵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杖殺之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終